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賓退録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蔡圖

賓退録　雜家類三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賓退録十卷宋趙與旹撰與旹字行之（案寶祐五年陳宗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德行與墓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識于此）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葢太祖七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趙孟堅彛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曰

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
鄉山之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
已薦取應舉寧考登寳位補官石選調莞庫
之任于婺于泰于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
司行在草料場蹀躞西階適三十年未嘗一
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乙卯以鎖廳舉
而試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今上
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制宗姓換階視見服

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

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游隊貴達方

將汲引而君疾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

四年十一月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

覿也云云其叙與旹生平寂詳惟墓銘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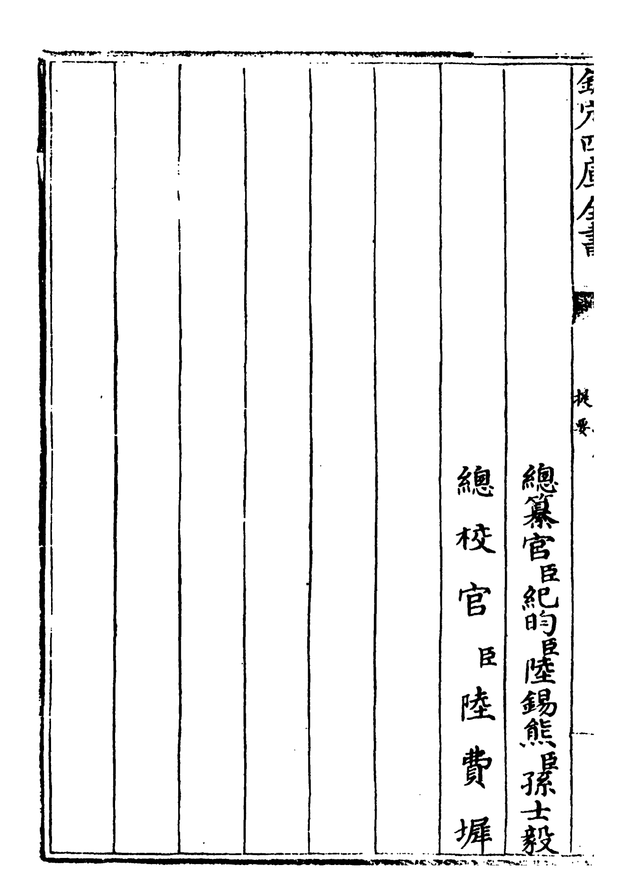
稱其子孟珏乞銘于某以丙戌進士同科則

與旹當為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舂

闈不偶殆與孟珏同登進士歟 棠孟堅亦非丙戌進士此

文下註代作二字當為所代之人也是書前後皆有與旹題識前題不署年月稱平生聞見所及喜為客誦之賔退或筆于牘故命以賔退錄後題稱閼逢涒灘蓋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陳崇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証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為夢溪筆談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

建及花蕊夫人宫詞前後再見並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稽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説不遷就前説後乎是者有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後説能証前説得失並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葢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賓退録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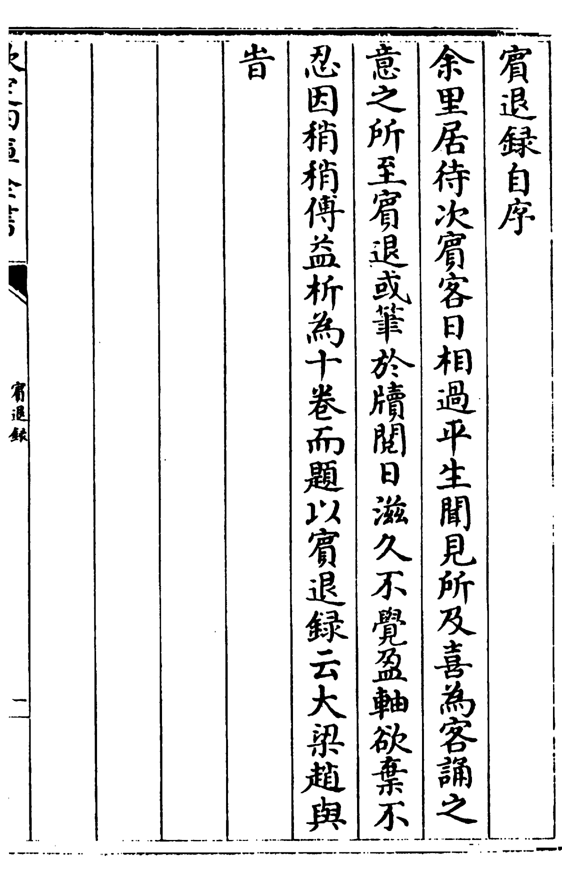
何代無文人何世無佳公子兼之為難以為善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者至唐然後盛至於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又有可憾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録見其包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然後知

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聞所未聞爾既而又見甲午存藳亦君所吟賦主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閒遠不作時世粧長短句亦不效花間靡麗之習如花似於人曾識面鳥如對容自呼名寒鴈挾風過古木春鳩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於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為萬法起眼看聲色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内有為之主者矣蓋公之學每以為已先之故發為文詞含喧而就寂脫葉而就實昔東坡

先生為德麟賦秋陽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固於富貴不知田野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秔雪不如新菘况復滿盂盂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竒風味無使坡僊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分符章貢君之子孟適來為寀余嘗薦之於朝曰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葢紀實也一日出示二書又以甲午存槀請為之序繙閱之久又知寀之所以為寀者有所自傳也因不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旹字德

行嘗從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峰陳宗禮

書於崆峒小院



賓退録自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為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為十卷而題以賓退録云大梁趙與旹

賓退録卷一

宋 趙與旹 撰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黄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内宫簾外送櫻桃張籍宫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顔未老恩

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
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
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
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
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
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
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

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
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録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
甫謂館中校花蘂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别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捜索續之
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王岐公
宮詞百篇葢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
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曁稷奏庶艱食則嘗躬

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正祀黄帝廣問為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别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户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狐林慶歷中為土人

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别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芑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摹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滌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後户絶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熙寧間薛師正何為帥其子紹彭又刻别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

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師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閑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遂别刻石易以歸長安衣說友起嚴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刋别本留樵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狐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

大觀中

榮芑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勛皆曰宣和

詔取寘宣和殿

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子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銍則云置之艮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尚丈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

靖康之變金襲以紅毡輦歸

榮芑云宋定國嘗從使金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為金人輦歸獨

此石彼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金復南冦大駕幸浙失於倉猝之際紹興中　今東南諸刻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

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旹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遹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

謂然開元五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宫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宫覺

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
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
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
曰臣上知天宫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疆風貌
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
賜金牌無時入内五年築通真宫以居之時宫禁多
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絶因建
寶籙宫太一西宫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

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
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
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
醮儀校讎丹經靈篇删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
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
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為幻不一上
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
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

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宫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寳寺前令衆

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宻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

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
遶街呌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推賞錢千緡開
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黄待
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
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
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静之
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黄羅大帳
金龍朱紅倚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

駕上幸通真宫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窻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疑恐是議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字

襦衣被行出宫十一月與宫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
一日檇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顎乞與繳進及與州官
親黨訣别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
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
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
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横强進多死遂已此耿
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
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慶宫有題銜云大中大夫

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容通真達靈玄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榦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_㮚之語謂取嵗首月建之榦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土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為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敝庠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録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畀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

眉微離為兒儀伊鋤尼醠雞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闕盧甘林鸞雷聊鄰廉櫳羸婁參長膩楞根彎離驢寒間懷横縈鞋庚光顔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為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設切韻頗為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幹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遣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薳氏之遣遣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遣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擢之户遣近時丈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為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為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

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
非若常人嘗試而為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
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
為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
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華騮八曰緑耳
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絶地二名

翂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説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

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倈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妾曰人破尚可修刴甕耶語未絶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敕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顧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虚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胷欲心清淨以手上

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訾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為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

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録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説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

有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
映雪凝寒開枝横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
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
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
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
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
蔦語若雲仙散録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
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録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

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可以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録雖有金鑾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後閱館本遂集蔦所引

梅詩尚脫第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

記問辨説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賜物百千强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

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人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摭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
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
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
寺監丞為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
為中書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宫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
唐而復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

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
保后胥慼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
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
今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
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具五行今作汨陳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懐
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凡曰今作無
皇曰則凡自敬德今凡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

受人之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作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尹字下有鈗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鈗古文尚書亦作鈗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宇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黄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陞

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

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别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熈寜間賜岐王顥嘉王頵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别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塵録謂玉帶為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

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别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勑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勑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

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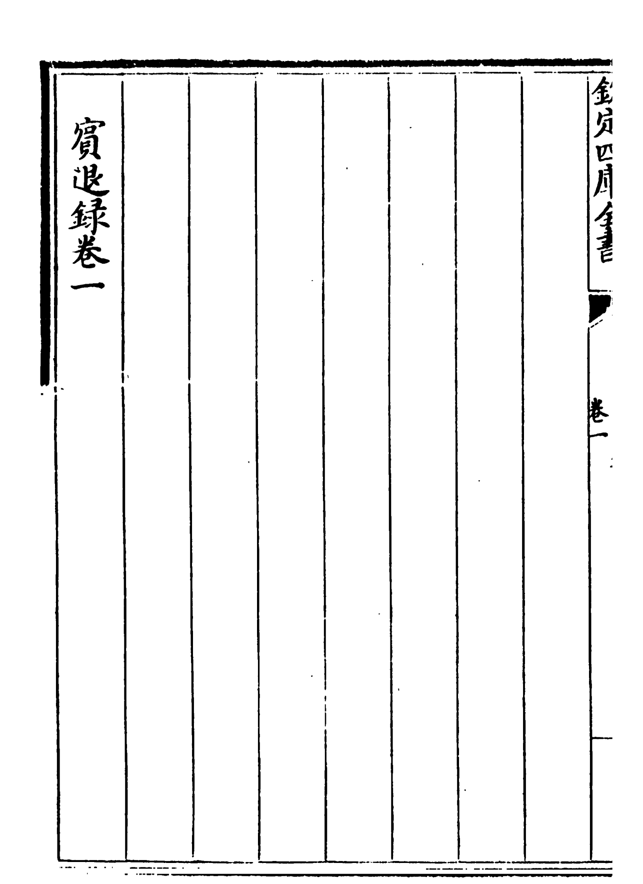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

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

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為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為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為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為將屬楚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字本作黝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流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録卷一

賓退録卷二

宋 趙與旹 撰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説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沖實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沙漠為無

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偕非其罪君恩淺而外交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為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為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為胡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宫花淚眼横

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為作傳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

挺之事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適

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遅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隠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

鉞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别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境之容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卒其

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報師

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

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

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

已道卿且樂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

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吳學士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僉署判

官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世稱劉仲更之

歷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任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顛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之夜術邪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宗神霄夢亦此類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為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

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名時得一方次郢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沖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宮奉真㮣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飭履有聞嘉其積勤超進僊秩尚敦而素毋終墮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巳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為士者當

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於北朝榷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

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為詞學兼茂終徽

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為夕郎者皆無毛姓必入金後

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超授

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

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

右文即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横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

眇心思究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為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謝立定

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着書者歟然其間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祖既没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顔之推譏之然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

杯圏不能飲焉況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為過古者以王父字為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荅啟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濼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悦舉體沓拖

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顔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揚州逢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産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

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强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寳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皃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琢玉光采自照

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
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
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
劒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
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
飛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
過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
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

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精氣疲困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人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强禮節生踈徐浩如藴德之人動容温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旁神情

自如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驕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

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閣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柘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出水顔延年詩如錯綵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

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釃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神慄仔細撿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中叟次莊壓土黄詩序謂樂府自唐以来

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漕司丈字長樂教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曰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時合音

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脱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

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
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
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
要以險絶為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宫析理談玄
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
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皐獨唳深林
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
得倫吕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竒逸其它作者未易

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南唐書義死傳軟盤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參使相曾覿起居退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祇候李處和使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隷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覿致謝又明日覿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然後施行

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户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覿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為此也上大以為然自是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

以為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
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
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
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
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國初
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
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

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甞往来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閒行

楚閏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

聲注云楚娘閏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所

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

猶潔也詩吉蠲為饎周禮宫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

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

或既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户部歲給蠲符不

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

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据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

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寖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偽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昪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

兵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葢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興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為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偽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嚻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嚻守上邽帝留葢延耿弇圖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
又司馬懿為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
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
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
及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

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牛繼馬後晉已絶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葢鮮張横渠始為解詩十三章蔿蕈曰蔿蔓青長谷鳥遷女紅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黙嗟徒御困髙岡兕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碏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

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修和不結盟使究歸祊平可驗二家何誤作隳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絶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顔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

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息求艾深欲為王
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反計為叢敺雀失深思是宜孟
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
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
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為寄語外人非好辯
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次伋者不知何許人賦評
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紀一二首篇傳
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

伋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倡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願言為子為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園囿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

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
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
能繼湯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恐得
不潸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
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
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
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唯恐後
尋盟報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

冰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賓退錄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鰲圖

賓退錄卷三

宋　趙與旹　撰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桓彝目之曰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闓孔愉難奕駮陳留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

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御曰大御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御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

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典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猶有据依

元昊冦邉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葢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

守陴卒報城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為賊用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

而去趨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容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眞長者天理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麈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詣令家望見奇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肜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迓光赫又謝方明自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

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徳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

重利輕别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産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太傅韋忠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枉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

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絶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歳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閒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勻人曰

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

佐

除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笑來

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曾文昭

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閒虞忠肅拜右

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

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

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

可洎登次輔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繄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名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

為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册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禄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正堪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其明順帝時張逵輩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殺之

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前燕慕容暐初立慕容根譖慕容恪慕容評將謀為亂暐曰二公國之親𫝊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勳德遂為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撰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為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如初乃布種每畝

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壠五尺為符終畝為符二十為壠千二百壠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為溝為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符壠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堆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

花紫葉黄皵長包而圓葢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旱水拳縮而小葢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焉隂為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醢酷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乆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

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

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陜輔閩浙宜之陜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

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為烏頭冬採為附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于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上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寘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

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説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歳為萴與側同子二歳為烏喙三歳為附子四歳為烏頭五歳為天雄蓋亦不然禹于天佳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

闕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
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
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與沓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
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
民不得厚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
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

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歎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賖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

斗酒尤可怪楊凝詩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瓿一瓿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瓿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瓿謂之瓵瓵盈之切疑是瓵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瓿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

酒一巵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誇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

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槩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黄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

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吕公紿曰賀錢萬吕公大驚起迎之門顔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何肯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

中買爵之賈殺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
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
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
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
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
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
千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
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

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徴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浙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正又為

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鄉才霸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

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棨等同德比義奸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三尉着蓋前代無廵檢今劇縣廵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荆公挽詞云木稼曽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

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

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

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

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

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

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

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閻樹齊民要術黍穄

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柱嘗語予昔為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雜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

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醫深於經方一時知名元祐閒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艾晟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為表出蜀今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顔師古注爰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幷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

珽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仁宗為從子宣仁后於光獻為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溫見聞録與肯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

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諡文正王子明旦諡文貞避仁廟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為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諡忠憲韓魏公諡忠獻字雖

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謚清獻而趙正夫挺之謚清憲則幾於珷玞亂美玉矣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二物耳

令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

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旹既書之以自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已已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已負人無人負已持此詩以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妄

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絶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胷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

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絶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雜椒糈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録載史沆嘗題詩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

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賓退録卷三

